

The Whale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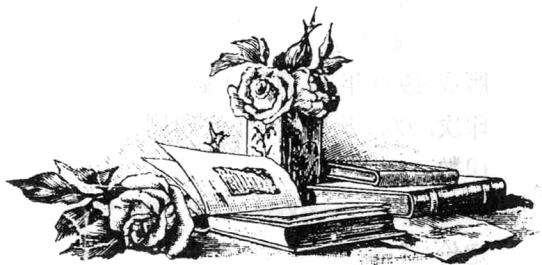
白 鲸



白 鲸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罗布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9 - 00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美)梅尔维尔著;罗布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 - 80639 - 308 - 0

I . 白… II . ①梅… ②罗… III . 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569 号

白鲸

作者/(美)赫尔曼·梅尔维尔

译者/罗布

责编/周云庆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375

字数/50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书号/ISBN 7 - 80639 - 308 - 0/I·98

定价/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 1 章

你们就叫我伊施马瑞吧。很久以前——不要管它究竟有多久——那时，我的口袋里没有钱。海岸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能够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还是出去航行航行，看一看水域世界。这是我赶走忧愤、调整心情的方法。每次我觉得嘴巴变得冷酷，灵魂像是潮湿的 11 月天，淋着淅沥的小雨时；每次我发觉自己身不由己地停留在棺材铺门前，或跟随在送殡的人群时；尤其当我的忧郁症占了上风，需要强烈的道义才能制止自己蓄意闯上街头，把人们的帽子一顶顶掀掉时——我便感到我不得不立即赶到海上去……应当说，这一切却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代替品。往日的加图以哲人的豁达扑向了自身的尖石，我却悄悄地踏上了海船。这并不奇怪。我想，几乎所有了解大洋的人都会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大洋产生和我相似的情感。

这里是曼哈顿岛域，四周都是码头，就如西印度群岛被珊瑚礁所环绕一样——商业，给它带来了浪花和涛声，环绕着全岛。岛屿两侧的道路都靠近海面，尽头的商业区是个炮台，波涛冲过，海面拂动着它那雄伟的丘坻。几个小时以前，那儿仍见不到陆地呢。看，那边有许多观海的人群。

在一个幻觉般的休息日下午到城里逛一逛吧！从柯里亚斯岬出发到柯恩蒂斯水湾，从那儿经过白厅镇向北走去。你见到了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就像沉默的哨兵站岗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城镇的各处静静地注视着海洋出神。有的倚着木桩，有的坐在码头前沿，有的眺望中国船只的舷樯，有的索性爬在很高的索具上，似乎是为了更好地远眺海洋。可是，他们全是陆地人，平常禁锁在板条钉的灰屋里——或拴在柜台上，或贴凳子上，或绑在课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绿色的田野丧失了？他们来此地干什么呢？

不过瞧呀！更多的人群来了，一直向水边走去，好像要去游泳。真怪！他们在远处库房的避风闲凉处闲呆闲逛还嫌不够，竟然一直走到陆地的尽头方可满足。的确，他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走近海水，只要不落入水中。他们停留在那儿——几英里、十几英里都是。他们都是内

陆人，来自大街小巷，胡同里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了。告诉我，难道这些人是海船上指南针的磁力把他们吸引来的吗？

打个比方说，你生活在乡村，住在没有水的某个高地上，不管你走任何一条路，十之八九都会把你引向山谷，留在河流旁的水塘边。这里存在一种魔力。假如，一个极不专心的人陷入了极度的思考——如果这个人站了起来，迈开双脚，只要什么地方有水，他一定会把你带到水边。再做个试验吧，假如你在美国的大沙漠中感到口渴，假如你的旅行队伍里碰巧又有一位玄学教授，那么，大家都知道，沉思与水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可是，这是一位艺术家。他希望在萨科河谷地里为你画出最富想象力、最有色调、最静谧、最迷人的浪漫山水画来。他将选用什么主题呢？眼前耸立着的大树，树枝都是空洞洞的，仿佛里面有个隐士和耶稣受难像；这儿躺着牧场，那儿睡着牛羊，远处村舍的炊烟带着睡意袅袅上升。一条迷津般的小路弯弯曲曲深入远处的森林地带，伸向峰峦叠嶂中的山口。可尽管这画面恍若梦境，尽管这松树摇摆的呼啸声像树叶一样飘到了牧羊人的头上，假如那牧羊人的眼睛没有注视前面那条很有魅力的溪流，这一切也就形同虚设了。去游览一下6月的大草原吧。当你艰难地跋涉在方圆几十英里没膝深的茂密草丛中时——缺少什么诱惑力呢？水——那儿没有一滴水！若是尼亚加拉只是一片飞沙瀑布，你会千里迢迢去观赏它吗？田纳西州的那个穷诗人，在突然获到两把银币后，为什么会盘算到底是买件上衣，一件他苦巴巴希望的上衣，还是徒步到罗克韦海滩旅游一次呢？为什么几乎所有身心强健的男子总是在某个时刻狂热地希望出海呢？为什么你第一次作为乘客航海时，一听说你乘坐的船只已经远离陆地时，你会感到一种莫明的振奋呢？为什么古代波斯人把海看得如此神圣呢？为什么希腊人会崇拜那位奇妙的海神，并且是主神约夫的亲兄弟呢？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希腊神话中那西萨斯的故事更是意味深长。他因抓不住自己映在泉水里的那个折磨他的轻柔优美的影子，就跳进泉里淹死了。今天，在一切江河海洋里，我们自己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影子。这是不可捉摸的缥缈虚无的生活产生的影子，答案就在这里。

我说，每当我的眼睛开始朦胧，肺部开始有节奏地起伏时，我就习

惯性地到海上去,这并不意味着我以船客的身份出海。作为船客,你得有钱袋,钱袋里一定要有钱,不然它只是块破布。而且,船客会晕船——变得爱跟别人吵嘴——晚上也不睡觉——一般来讲,他们并不高兴——我从来没有以旅客的身份出海,也从来没有做过舰队长、船长,或者厨师,尽管我多少也算个老水手。我把这些荣耀和显贵的职位让给了那些喜欢它们的人。对于我,我却讨厌一切高贵的、令人尊重的劳作、考验及磨难。我能做到的一切只能是照料自己,怎么能管得了什么大船、三桅帆船、横帆双桅船、纵帆双桅船等等呢?至于做厨师——我承认这工作非常光荣,在船上也算是个官儿吧——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从来不曾有过烤鸡的想法——尽管一旦烤熟,黄油涂得恰到好处,盐和胡椒也加得适当,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称赞它,其程度虽说不上是尊崇,也算得上是敬重。古埃及人正是出自对烤灵鸟烧河马的那种图腾崇拜般的偏爱,今天人们才能见到在他宏伟的烤房,即金字塔里,那些像动物一样的木乃伊。

不,我到海上,总是当一名普通的水手,紧紧地站在船桅前,直下到水手舱,高高爬到最上桅的顶端。当然,他们不免要把我遣来差去,叫我从一根圆木跳向另一根圆木,像5月草地上的蚱蜢一样。最初,这类事儿实在令人扫兴,它涉及到人的荣誉感。假如你出身于大陆上荣耀的世族家庭,如范·伦塞勒家族、伦道夫家族或哈狄卡纽特家族。更特别是,如果你以前是位乡村小学教师,曾在学生面前大逞威风,使身材最高的男孩也敬畏三分。而今天,你却把手放入柏油罐里!我敢肯定,从小学教师到当水手这一转变是不好受的,需要塞讷卡人和柱廊派人的吃苦精神,才能使你坚强地忍受下来。而且,时间一长,连这种精神也被磨灭掉了。

假如某个脾气很怪的老船长命令我拿起扫帚去打扫甲板,那又能怎样呢?我是说,若是在《新约》的天平上去称一称,这种侮辱能有多少份量呢?难道你认为,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迅速而恭敬地听从了那个怪癖老人的命令,大天使加百列就会轻视我了吗?谁不是奴才呢?你讲讲吧!嗯,即使这样,不管船长们怎样把我差来差去——无论他们如何把我敲到这指到那,我都无一怨言。因为我明白,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别人也都以同样方式差遣或被差遣——或从物质观点上如此,或从理论观点上如此。所以,敲敲打打无所不在。但是人们还是应该用手



揉着彼此的肩胛骨,大家都感到心安理得。

而且,我去海上总是当水手,还因为他们一定会付给我报酬。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会付给船客一个子儿,不同的是,船客得自己掏钱。在这个世界上,花钱与赚钱是完全不一样的。花钱这种行为或许是那两个盗果园的窃贼带给我们的最难受的痛苦了。但是赚钱——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一个人以温文尔雅的活动取得金钱,这的确了不起,因为我们都这样坚定地认为金钱是人间万恶之源,有钱人绝对不可能进入天堂。啊!我们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委身给地狱的啊!)

最后,我经常去海上当水手,是因为那儿有对身心有益的锻炼和甲板上的清新空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逆风总比顺风来得多(就是说,若是你永远不违背毕达哥拉斯格言)。所以,在很多种情况下,后甲板上船长呼吸的空气都是船头楼上的水手呼吸过的空气。他以为自己先呼吸到,其实不然。在许许多多另外一些事情上也同样如此,普通百姓通常领导他们的领导,而那些领导却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再作为商船水手呼吸过大海气息之后,这次为什么竟突然决定乘捕鲸船航海呢?这是因为命运之神那个隐形法官一直监视着我,暗暗跟着我,又莫名其妙地影响着我——他比任何人都解答得更好。而且,没什么可怀疑的,我出海捕鲸是上天很早以前就业已拟定好的伟大命运菜单的一部分,就像是大规模演出中穿插进的幕间表演或独唱。我觉得,命运单的这一部分肯定是这样写的:

美国总统大竞选

伊施马瑞出海捕鲸

阿富汗血战

虽然我讲不出究竟为什么那些舞台领导,即命运诸神,要选我担任出海捕鲸的可怜角色,而别人却担任动人的悲剧里的庄严角色、风雅的喜剧里的轻松角色,以及闹剧里的小丑——虽然我找不出确切的原因,但是当我回忆当时的一情一景时,对于那些在各种伪装下神秘地呈现在我面前的动机和目的,引诱我着手扮演我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欺骗我让我以为这一选择出自我公正的自我意志和敏锐的判断力,——对于这些,我想,我也能明白几分了。

在这些动机中,首先是那条大鲸,一想起它我就不能自控。这个庞然大物如此诡异、奇特,它激发了我的全部好奇心。其次,便是那条大

鲸赖以滚动它那庞大躯体的荒凉而浩大的海洋,和它那种种不可言喻、无可名状的惊险传说。所有这些,随之以巴塔哥尼亚一带上千种奇声异景,使我满怀憧憬。对于别人,这类东西或许算不上什么诱惑,不过,对于我来讲,远足的渴望总是扰得我心神不安。我喜欢远航在禁海上,登陆在原始海岸上。我不是不识好歹,我是敏于觉察恐惧并能迅速适应的人——如果容许我的话——因为一个人与自己借宿的地方的居民都能友好相处不是件坏事。

鉴于这许多原因,出海捕鱼便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了。于是,那个神奇世界的大闸门豁然大开,在曾经促成我建立目标的狂想中,大鲸排成了无尽头的队列,成双成对地游进了我的灵魂深处。而在他们中间,有一条非常大的头上长冠的怪物,它像一座雪山耸立于云间。



第 2 章

我把几件衬衫塞进旧毯做成的提包里，往腋下一夹，便出发到合恩角和太平洋去了。我告别了古老的曼哈托城，随即到达了新贝德福。这是 12 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听别人说开往南塔开特的小班轮已经启航，得等到下个星期一才能到达那个地方，除此全无他法，我感到非常失望。

几乎所有年轻新手去进行苦刑般的捕鲸时，总先停在新贝德福，然后从这儿出发，开始航程。而我，可以说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打算。因为我下定决心，出航就得坐上南塔开特的船只，因为与这个著名古岛有联系的所有事物都有几分美妙、几分欢闹，它使我高兴不已。另外，尽管新贝德福近来已逐渐垄断了捕鲸行业，在这一方面，可怜的老南塔开特已远远望尘莫及，但是，南塔开特却是新贝德福的伟大发祥地——是这个迦太基的推罗——是第一条美洲死鲸冲到浅滩的地方。那些土著的捕鲸者，那些红种人，起初坐上独木舟追击海中巨鲸不正是从南塔开特出发的吗？那第一只冒险出航的小单桅帆船——据说部分载着从国外运来的鹅卵石，用来投击大鲸，以便发现什么时候离鲸最近，可以站在船首甲板使用鱼标——不也是从南塔开特出发的吗？

而今，我得在新贝德福停留，一天，两夜，然后才能启程去我预期的港口。在这期间，什么地方吃住都成了重大问题。这天夜里，天气阴郁，夜色阴沉黑暗，寒气逼人，一片凄冷。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我用“多爪锚”焦急地搜索了一下口袋，只抓出了几枚银币。当我肩上挎着背包，站在孤冷的街头，看看北方一片阴郁，又看看南方一片黑暗，于是对自己说：“伊施马瑞呀，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的智慧决定你到什么地方去过夜，我亲爱的伊施马瑞啊，你可一定要问清楚价钱，万万不可太挑剔啊。”

我徘徊在大街上，走过那块“十字鱼标”招牌——可是，那儿看起来实在太奢华而不能令人满意。再往前走，是“箭鱼客店”，从鲜红色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强烈光线似乎把屋前压实了的冰雪给融化了，因为其它坚实的柏油路上都结起了 10 英寸厚的冰层——当我的脚碰到那些凸

出的燧石时,我感到相当疲惫,因为我的靴底经历一番艰苦无情的跋涉,其状况已是惨不忍睹了。太奢华、太舒服了,我又这样想。过了一会儿,看看街上一片夺目的光辉,听听客店里叮当作响的玻璃杯声。往前走吧,伊施马瑞呀,我终于这样说。你难道没有听到吗?从这家门前走开吧,你这双烂靴子是跨不进去的。于是,我又继续向前。这时我本能地沿着通向北边的街道走去,因为,那儿即使没有最称心的客店,也会有最廉价的客店。

多令人灰心的街道啊!两边是一堆堆漆黑的东西,房屋里稍有一点亮光,像是坟墓里的银光在飘荡。在这样深沉的黑夜,又遇上周末,这一带几乎空无一人。但是,不多久,我走进了一团烟灰色的光里,它是从一座又矮又宽的屋子里射出来的,房门诱人地敞开着。房子的外表不讲究,好像是专为平民百姓用的,所以,我进去了。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门廊上的垃圾箱绊了一跤。哈哈!当扬起的灰尘几乎要使我窒息了,我想:这些垃圾难道是来自毁灭的古城蛾摩拉吗?可是,门前不是有“十字鱼标”和“箭鱼”吗?——这儿也应该有一块“陷阱”的招牌才对。但是,我还是爬了起来,听到里面有大声喧闹声,便继续向前走,推开了第二道门。

里面似乎是伟大的“黑人议会”在托非特开会,一百张黑脸从座位上转过来注视着我,再向前,有一位黑色命运天使在讲台上敲打着一本书。这原来是个黑人教堂,牧师讲的是黑暗的邪恶,以及那儿的哀声切齿之惨状。哈!伊施马瑞,我自言自语,退出了教堂。在“陷阱”牌子上再加上“招待恶劣”吧!

我继续向前走,终于来到离码头不很远的一缕昏暗的灯光前,又听到空中有什么被丢弃的东西吱吱作响。我抬起头,看到一块招牌在门顶上摇晃,上面涂着白漆,隐隐约约地表示出高高喷射的水雾,下面写着这些字——“喷水鲸旅店——彼得·科芬。”

科芬?喷水鲸?——在这独特的文字间,可不是吉祥之兆啊,我这样想。但是,据说在南塔开特,科芬是很平常的姓氏,我估计这个彼得大概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移民。由于灯光特别昏暗,当时这地方又显得极其安静,加上破烂不堪的小木屋,仿佛是从火灾废墟中搬运来的。又由于那块摇动的招牌发出诡秘的嘎吱声,于是,我想这一定是住宿便宜的地方,而且一定有最好的咖啡豆。



这地方很奇怪，一座带山墙的老房子，有一面似乎陷于瘫痪，凄然地斜向一边。房子坐落在陡峭的角落上，强烈的友拉革罗风暴不住地呼啸着，比对可怜的保尔那只颠簸的小船呼啸得更加强烈。当然，对于呆在室内把脚放在火炉架上悠闲地烤火，以便就睡的人来说，友拉革罗只是一种无比宜人的暖风。“要判断友拉革罗风暴，”一位古代作家写道——他的著作我只有这一孤本，“你不论是从霜冻的外面的窗子看它，还是从没有窗架，里里外外都是霜冻的窗口看它，其情景可全不一样，那凶猛的死神就是窗户安装工。”写得真好，当我脑海里涌现出这段话时，我这样想。——老黑体字呀，说得有道理。是的，这双眼睛就是窗户，我的身体就是房子。但是，多么遗憾，他们并没有堵住空隙，只是零星地分散地塞着棉绒。现在要作点补救已是来不及了。宇宙已经完工，压顶石已经砌上，木屑刨花早在一百万年前已经运走，可怜的拉撒路躺在那儿，头枕着铺路石，牙齿咯咯地打战，把全身穿着的碎布片都给抖掉了。他也可以用破布堵住耳朵，用玉米棒芯塞住嘴巴，但是，这样还是抵挡不住友拉革罗风暴。友拉格罗啊！那个身穿红绸袍的老财主说（后来，他还穿上一件更红的绸袍），啧！啧！冰雪连天的夜景多迷人啊！猎户星座多美妙啊！北极光多明亮啊！让他们去谈论永如温室一般的东方夏天吧；给我一种特权，我要用自己的木炭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夏天。

你看，撒拉路在想些什么呢？他能举起冻得发青的双手对着明亮的北极光取暖吗？他难道不希望去苏门答腊而宁可到这儿来吗？他难道还不更愿意平直地躺在赤道线上，甚至直下到火坑里，来避开这冰冻之地吗？

嗨，那条拉撒路应该孤苦伶仃地躺在财主门前的铺路石上，这比一座冰山竟然停泊在摩鹿加群岛旁更为美妙。然而，财主本人也像沙皇一样，住在由冷冻的悲泣筑成的冰宫中。并且，因为他是戒酒协会的会长，他喝的只是孤儿们微热的泪水。

不过，现在不必苦诉这些了，我们要去捕鲸了，捕鲸的话儿可多呢。我们把冻在脚上的冰块刮掉吧，看一看这个“喷水鲸”旅店会是一个什么样地方吧。



第9章

走进这家带山墙的喷水鲸旅店,你便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低矮、宽松、迂曲的进口处,且装着老式的护墙板,叫人想起已废弃的古老船只的舷墙。一边墙上挂着一幅极大的油画,画面已完全熏黑,面目全非,若是在不均匀的交叉光线中看它,只有经过认认真真的研究,一系列周密的考察,以及向街坊邻居仔细地请教询问之后,你才能有点理解它的含义。这一团团莫名其妙的阴影,乍一看,你几乎认为,那是新英格兰巫术时代,某位颇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力图勾画出中了魔法的混乱场景。但是,凭借多方认真的注视,不断反复的思考,特别是打开进口后面的小窗,你最终会得出结论:一种思想不管怎样荒谬,也不会完全没有合理性。

可是,最叫人迷惑不解的是,有一个又软又长其兆不祥的黑团悬停在画面中间,下面是三根暗淡的蓝色垂线,垂线在莫名躁动下飘荡着。这真是一幅沉闷无味、阴森恐怖、不祥征兆的画,它足以使胆怯的人神经错乱。然而,它又有一种含糊不清、难于捉摸、难以想象的崇高性,不禁叫你驻足画前,直到你身不由己地发誓一定要找出这幅奇画的含义。时而一种豁然开朗的念头一闪即逝,可是,唉,那是靠不住的——是午夜暴风中的黑海;——是四大自然要素的反自然斗争;——是枯萎了的石楠灌木;——是极北乐土的冬季景色;——是冰冻了的时光溪流在解冻。可是,这种种遐想都最终屈服于画面中间那个征兆不祥的东西。一旦那东西融化了,剩余一切便显而易见了。不过,且慢,它不是隐隐约约似条大鱼吗?甚至像那种大海兽吗?

事实上,这位艺术家的构思好像是这样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部分基于众多老年人的综合意见,因为我与他们互相请教过这幅奇画。这幅画表示一只在飓风中绕合恩角航行的船,这只船一半被淹没于海水中,只有三根卸了帆的桅杆忽隐忽现;同时,一条激怒了的大鲸腾空而起,直跃到这只船的上方,泰山压顶似地向那三根桅杆顶端扑去。

进口处对面的墙上挂满了一排排野蛮民族用的奇奇怪怪的棍棒和枪矛。有一些密密地镶着类似象牙锯一样的闪光的牙齿,另一些装饰



着一缕一缕的人发。有一件是镰刀形的，装着个大把柄，横扫过去如似长臂割草机在割过的草地上留下的弓形痕迹。看到这个你不禁直打冷战，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食人生番和野人曾用这种劈斧式的、令人产生恐惧的家伙去屠杀人命。这些家伙中还夹杂着一些古老生锈的捕鲸长矛和标枪，全都锈烂失形了。有些武器还确实有段历史呢。这个曾经是长长地、如今已曲成人形的捕鲸矛，50年前，内森·斯温在一天之内用它杀死了15只大鲸。那杆标枪——现在像个螺丝起子了——曾经投进了爪哇海，让一鲸鱼带走了。许多年以后，这只鲸才在布朗可角附近被杀死。本来那支标枪的铁头利在接近鱼尾的地方，但是它像留在身体内的针头一样不停地移动，整整移动了40英尺，最后发现时，它深深地埋在鲸鱼的背部隆肉里。

过了阴暗的入口，又走过前边低拱形走道——直直的穿过一定是旧时四周带有壁炉的总烟囱管的地方——你就进了堂屋。这地方更为幽暗，上边是笨重低矮的横梁，下边是旧得起皱的木板，你简直认为自己踩进了一支旧船的舵手座。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这只在角落上停泊的破旧方舟如此剧烈地摇晃着。堂屋的一边放着一个又长又矮，像架子似的桌子，上面摆满了破裂的玻璃容器，充塞着从这个辽阔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里搜集来的尘封的珍奇异宝。更远的屋角落里，有一处凸出来的昏黑的场所——酒吧——笨拙地制作成露脊鲸头的形状。不管它像不像鲸鱼头，那儿竖着个特别大的拱形鲸鱼下巴骨，那么宽阔，四轮大马车差不多都能从下面穿过。里面是些破烂的架子，摆满了陈旧的细颈圆瓶、狭颈小口瓶和长颈瓶。在这些迅速毁灭人命的瓶嘴里，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奔忙着，他活像个该死的约拿再世（人们的确这样称呼他的）。为了赚到水手们的钱，他把谵妄和死亡高价卖给他们。

使人讨厌的是那些装酒的大杯子。外表虽然是个普通的圆柱体——里面，这些罪恶的透明绿色玻璃杯伪装成尖头向下的圆锥体，其底部完全是假象。在这些拦路大盗似的酒杯周围，粗拙地刻着平行格子。到这一格，就要你一便士，再倒到另一格，另加一便士；依此类推，直到满杯——这就是合恩角的量器，你一口就可以喝掉一个先令。

来到这地方后，我发觉一群年轻海员围在桌子周围，绕着微弱的灯光，仔细观察各种贝壳或鲸骨刻成的样品。我寻找到了店主，告诉他我